

地缘政治理论的历史演进 和网络时代的地缘政治博弈*

薄荣康

【内容提要】 地缘政治理论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分支，影响大国在特定时期推行不同的地缘战略。时间是任何理论都必须考虑的维度，地缘政治理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呈现出进攻性地缘政治理论、竞合性地缘政治理论和共生性地缘政治理论三种类型。地理环境特征决定武力有效性的强弱，影响地缘竞争的冲突程度；主导性生产关系决定财富获取手段，影响地缘竞争目标和方式偏好。客观地理环境中地缘竞争多为零和博弈，进攻性地缘政治理论占据主导地位；复合地理环境中武力有效性减弱，竞争性地缘政治理论和合作性地缘政治理论并重；虚拟环境打破了地理空间有限性前提，互联网本质上的开放共享和共生特征使得信息积累和分配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共生性地缘政治理论将成为地缘政治未来的发展方向。网络时代的复杂地缘环境要求参与地缘竞争的国家树立联合性地缘政治观，在客观地理环境中有所作为，在复合地理环境中积极有为，在虚拟环境中奋发有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智慧在网络空间的体现，网络空间的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强调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和成果共同分享。

【关键词】 地缘政治理论 历史演进 地理空间特征 主导生产关系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 薄荣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文化根基研究”（2023YZD049）的阶段性成果。

历史上，地缘政治理论与大国的地缘博弈方式密切相关，是特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大国推行的地缘战略的集中体现。时间是任何理论都必须考虑的维度，地缘政治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流派，其关注点和理论内核都有所区别。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建立在“世界是一个封闭系统”的假设之上，早期国家的发展高度依赖陆海空天等有限地理空间及其蕴含的资源，地缘冲突占据了地缘政治的主流。随着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家之间的地缘关系出现重构，国际互动规则的变化与武力效用下降，尤其是虚拟与现实同构社会的到来，在互联网基础上形成的信息空间已成为与陆海空天平行的第五维空间^①，因此基于冲突假设的地缘政治在部分领域已经过时^②。虚拟空间的无限性改变了客观地理环境有限性的前提，地缘博弈中不只存在对抗冲突和竞争逻辑，合作与共生性地缘政治理论也在蓬勃发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国家亟需一种全新的理解地缘政治的思维方式。

为此，本文首先阐述不同时期地缘政治理论呈现出类型差异的因果机制，根据地缘政治理论历史演进逻辑探讨网络空间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方向。对地缘政治理论演进的因果机制进行研究，有助于厘清网络时代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重点，亦可为国家制定新时代地缘政治策略提供智力支撑。

一 地缘政治理论的历史演进

从整体上看，学术界将地缘政治界定为对地理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地缘政治概念首创者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en）认为地缘政治是将国家作为地理有机体或空间现象的理论^③，卡尔·豪斯浩弗（Karl Haushofer）将地缘政治界定为关于本国利益的国家科学^④，理查德·哈茨霍思（Richard Hartshorne）认为地缘政

① 靳旭鹏、龙小农：《信息地缘政治博弈的特征及本质》，载《现代国际关系》2022 年第 9 期。

② Christopher J. Fettweis, “Revisiting Mackinder and Angell: The Obsolescence of Great Power Geopolitics”,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2, No. 2, 2003, pp. 109 – 129.

③ Hans Weigert, *Generals and Geograph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pp. 106 – 109.

④ Andrew Gyorgy, *Geo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4, p. 183.

治的内核是用于求知目的之外寻求利益的地理学^①。地缘政治理论是总结和分析地缘活动产生的知识体系，是人们对客观地缘活动进行的规律总结。随着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塑造能力不断增强，地理环境除对政治权力产生影响外，其本身也在被政治权力不断塑造，因此本文将地缘政治理论定义为对地理环境和政治过程互动的理论体系，这种互动是动态且双向的。

地缘政治思想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斯特拉波（Strabo）、博丹（Bodin）、孟德斯鸠等人。亚里士多德利用地缘因素解释米诺斯城邦为什么能成为霸权国家：“克里特雄踞大海，全岛的沿海地带密布着希腊人移植的城市；其向西距离伯罗奔尼撒半岛不远，向东接近亚细亚（西南）角上的特里奥滨海岬和罗得岛。”^② 斯特拉波把整个地球分成若干四边形，其所谓可居住地带即在某个四边形之内，只有这片地区才具有政治地理学方面的意义。博丹明确指出，气候和地理等自然条件与国家政体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孟德斯鸠把自然条件与一个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经济生活等结合起来，并以此作为政治学的研究主题。此时地缘政治尚属于萌芽阶段，属于零散的地缘思想，未形成完整的地缘政治理论体系。成体系的地缘政治学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分类大致维持了传统—现代的二分传统，杰弗里·斯隆使用“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概念来区分英美地缘政治和德国地缘政治理论，并对古典地缘政治学和现代地缘政治学进行分类^③，奥图瓦塞尔将地缘政治理论分为帝国主义地缘政治学、冷战地缘政治学、新世界秩序地缘政治学、环境地缘政治学和反地缘政治学，前两者被称为传统地缘政治学，后三者被归为新地缘政治学^④。

上述分类按照时间顺序分布，能够清晰看出地缘政治的发展脉络。但是同一时间内可能存在多种地缘政治理论，进攻性地缘冲突理论在冷战后仍发挥作用，新时代的动荡变革期也会催生地缘政治回潮的大趋势^⑤。因此本文在上述分类标

^① Richard Hartshorne,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Lancaster, Pa.: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39, p. 404.

^②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93页。

^③ Geoffrey R. Sloan, *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 1890-1987*, Martin's Press, 1988, p. 25.

^④ Gearóid Ó Tuathail, *Simon Dalby. The geopolitics reader*, Psychology Press, 1998, p. 10.

^⑤ 宋德星:《动荡变革期地缘政治的回潮与流变趋势》，载《世界政治研究》2023年第4期。

准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不同流派学者地缘政治理论的核心观点，使用理论特征取向进行分类，以便更加清晰地看出不同学者思考政治和地理关系的阐述逻辑，分析地缘政治理论在不同时期的历史适用性。本文将地缘政治理论分为三类：进攻性地缘政治理论、竞合地缘政治理论和共生性地缘政治理论，通过分析地缘政治理论的历史演进，探讨地缘政治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进攻性地缘政治理论

进攻性地缘政治理论依附于权力政治，重点研究客观地理环境对国家权力的影响，探讨如何通过地理因素获取世界主导权，强调地缘竞争的冲突性，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其中代表理论包括国家有机体理论、生存空间论、心脏地带说、海权论、边缘地带说、空权论、高边疆理论、遏制理论、文明冲突论等。

国家有机体理论由拉采尔（Ratzel）提出，认为国家是一种生物有机体，需要一定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健康的空间有机体通过对外扩张领土而增强力量是必然的^①。生存空间论的代表人物卡尔·豪斯浩弗，将生存空间和绝对统治作为核心概念，赞同以资源和人力互补为基础的泛大陆主义，目的是满足国家扩张和帝国主义^②。马汉经过对英国海军发展和海洋霸权的深入研究，强调海上力量对于国家繁荣与安全的重要性^③。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将海上力量不能渗透的欧亚大陆内部地区看作世界政治的枢纽，后又将枢纽地带改为心脏地带（heartland），提出了心脏地带说，即“谁统治了东欧就统治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就统治了世界”^④。斯皮克曼认为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边缘地带（rimland），边缘地带的经济、人口都超过了心脏地带^⑤。空权论代表人物朱里奥·杜黑认为“天路”是两点之间最近的距离，

^① Geoffrey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Printer, 1988, pp. 10-19.

^② [美] 索尔·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第二版），严春松译，上海科学院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4 页。

^③ [美]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冬初阳译，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8 页。

^④ [英] 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30 页。

^⑤ Nicholas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Harcourt, 1942, pp. 457-472.

制空权可以决定战争的成败^①。乔治·雷纳认为空中航线已经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和横跨北极地区的英美地区相连，形成了北半球内部新的扩大的心脏地带，北极地区是心脏地带的关键^②。谢维尔斯基以北极为中心进行等距方位投影，将北美洲和苏联空中统治区域相重合的地方看作控制世界的“决定区域”^③。格雷厄姆认为人类对太空进行不断探索，太空已经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高边疆^④。遏制理论旨在对抗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代表人物包括乔治·凯南、威廉·布利特（William Bullitt）、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他们将遏制（Containment）^⑤、多米诺理论（Domino Theory）^⑥、大局观（Overall view）^⑦、关键国家（Key Country）^⑧等概念引入地缘政治学，极大丰富了地缘政治理论。亨廷顿是文明冲突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文明冲突将控制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是未来的战线，即文化在世界上的地理分布反映了未来权力的分布^⑨。

进攻性地缘政治理论关注重点从心脏地带、边缘地带、海洋、海陆结合到空权等不断变化，研究方法和结论也不尽相同，但这些理论背后都受地缘冲突的观点支配^⑩。上述理论阐述的国际体系文化是霍布斯式的，国际形势高度紧张不安，充满冲突与动荡，大国政治成为国际政治的全部，大国对抗成为国际政治演变的主轴。进攻性地缘政治理论认为地理位置和距离会极大地影响国家行为，其论述主要集中在国家如何通过占据有利的地理空间抢占国家资源，增强国家权

① [意] 朱里奥·杜黑：《制空权》，曹毅风等译，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② George T. Renner, *Human Geography in the Air Age*, New York: Macmillan, 1942, pp. 152 - 154.

③ Alexander de Seversky, *Air Power: Key to Survival*,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50, p. 11.

④ [美] 丹尼尔·格雷厄姆：《高边疆——新的国家战略》，张健志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⑤ George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No. 25, 1947, pp. 566 - 582.

⑥ Patrick O'sullivan, "Antidomino", *Political Geography Quarterly*, No. 1, 1982, pp. 57 - 64.

⑦ Henry Kissinger, *The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9, pp. 127 - 138.

⑧ Zbigniew Brzezinski, *Game Plan*,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86, pp. 52 - 65.

⑨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页。

⑩ 张薇薇：《对冲突性地缘政治观的分析与反思》，载《学术论坛》2010年第8期。

力，获得全球主导权^①。

（二）竞合性地缘政治理论

国家之间不断的战争造成国家数量的大幅度减少和国家平均实力的增强，国家在领土、人口和资源方面的扩张意味着防御变得相对容易，而征服越来越困难。除此之外，主权国家和民族主义观念深入人心，武力征服导致的国家灭亡基本停止^②。在此背景下，除了地缘冲突与战争，低烈度地缘竞争与合作逐渐被国家重视。“竞合”（co-opetition）一词强调竞争与合作相结合或融合，在经济学、管理学领域的研究已较充分^③，竞合性地缘政治理论超越了过去的进攻性地缘政治理论，其中的典型代表为地缘经济学、中心—边缘结构理论、区域地缘政治学等。

地缘经济学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导致地缘政治的冲突逻辑逐步转向地缘经济的竞合逻辑，利用区位优势、文化近缘优势与周边国家构建地缘经济互动关系成为国家对外战略的优先选择。卢特沃克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从政治军事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地缘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资本，资本是新时代的地缘武器，对市场的渗透取代了国外的基地和驻军^④。约瑟夫·奈从地缘政治手段和工具的角度理解和阐释地缘经济学，认为经济制裁和市场禁运已经

① [美] 肯尼斯·汤普森：《国际思想大师》，耿协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7 页。

② 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载《当代亚太》2009 年第 4 期。

③ 国外经济学、管理学学者对竞合的研究已较充分，参见 Adam M. Brandenburger and Barry J. Nalebuff, *Co-opetition*, Currency Doubleday, 1996; Mosad Zineldin, “Co-opetitio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Future”, *Marketing Intelligence & Planning*, Vol. 22, No. 6, 2004, pp. 780 - 789; Giovanna Padula and Giovanni Battista Dagnino, “Untangling the Rise of Coopetition: The Intrusion of Competition in a Cooperative Game Structure”,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 Vol. 37, No. 2, 2007, p. 32; Yadong Luo, “A Coopetition Perspective of Global Competition”,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Vol. 42, No. 2, 2007, pp. 129 - 144; Aihie Osarenkhoe, “A Coopetition Strategy—A Study of Interfirm Dynamics between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Business Strategy Series*, Vol. 11, No. 6, 2010, pp. 343 - 362.

④ Edward Luttwak. “From Geopolitics to Geo-economics: Logic of Conflict, Grammar of commerce”, *National Interest*, Vol. 20, No. 20, 1990, pp. 17 - 23.

成为新的地缘政治工具。马塞尔认为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驱动力是地缘经济^①。地缘经济学经过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发展演变,已经形成了美国、俄罗斯和意大利三个主要学派^②。国内地缘经济研究主要围绕中国周边国家及主要区域展开,具有明显的区域性^③。其中部分学者延续了“卢特沃克式”地缘经济理论,提出地缘经济对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重要地位已超越地缘政治^④。韩银安指出地缘经济具有非暴力性、竞争性、地域性和政治性,地缘经济学需要研究国家经济竞争行为或手段、经济集团与经济组织的发展变化、地缘经济地域系统的形成过程与机制等内容^⑤;卢光盛认为地缘经济学需要突破“零和”与冲突,强调“正和”与合作^⑥;张丽君从区域合作入手构建地缘经济的总体分析框架^⑦。中心—边缘结构理论由沃勒斯坦提出,他认为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是“中心—边缘”结构,即存在着中心地区、边缘地区和半边缘地区三个组成部分。沃勒斯坦认为现代社会变迁并不是以国家为单位发生的,整个世界是单一社会,即社会体系,社会体系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世界迄今为止只存在过两种不同的世界体系,一是世界帝国体系,另一种为复合政治体系,不存在一个控制大片区域的单一政治体系^⑧。索尔·科恩早期提出地缘政治战略模型,详细论述了等级制排列的空间结构,从区域结构模式角度分析地缘政治学,将世界地缘政治结构看作由多层次等级制度组成的体系^⑨。

竞合性地缘政治理论强调国家在地理空间中不单纯存在冲突,相互依赖的加深使得国家之间的合作逐步成为不可忽视的部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

① Julien Mercille. “The Radical Geopolitics of US Foreign Policy: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Logics of Power,”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27, No. 5, 2008, pp. 570 – 586.

② 李敦瑞、李新:《地缘经济学研究综述》,载《国外社会科学》2009 年第 1 期。

③ 周晓男、陈才:《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研究范式》,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2 期。

④ 杨文龙、史文天:《中西方地缘经济研究的进展与展望》,载《世界地理研究》2022 年第 5 期。

⑤ 韩银安:《浅析地缘经济学》,载《外交学院学报》2004 年第 1 期。

⑥ 卢光盛:《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地缘经济学》,载《世界经济研究》2004 年第 3 期。

⑦ 张丽君:《地缘经济时代》,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0 页。

⑧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尤来寅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5 页。

⑨ [美]索尔·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第 9 页。

出，国内对沿线区域和国家的地缘经济关系的研究大量涌现，包括对沿线区域的贸易关系、产业合作关系、投资合作关系等方面的研究^①。地缘经济研究聚焦区域合作对地缘经济格局塑造的主导性，注重分析国家、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变化趋势、影响因素和政策路径。

（三）共生性地缘政治理论

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在信息革命的引领下，信息空间发展成为新的地域空间类型。信息、互联网技术从根本上突破了地缘政治中对空间的限制，模糊了主权国家之间的界线。金应忠倡导的国际共生理论跳出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窠臼，认为“共生”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共生性是孕育、形成、强化国际社会共生网络的巨大动力^②。共生性地缘政治理论强调知识、社会、信息在地缘中不可分割的现实，其中代表性的理论为批判地缘政治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等。

批判地缘政治学在对传统地缘政治学进行审视和批评的基础上，结合信息社会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特征，对传统地缘政治学的研究领域进行了拓展。批判地缘政治学的代表人物奥图瓦泰尔和约翰·阿格纽（John Agnew）将地缘政治看作一种话语，一种文化和政治上的多元描述。奥图瓦泰尔认为麦金德等人的地缘政治理论建立在主体对世界观察的中立性基础上，而这种中立的观察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地缘政治实际上是一种“知识—权力”关系^③。在这种理论假设基础之上，阿格纽提出了“现代地缘政治想象”概念，以说明地缘政治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世界具象化系统。批判地缘政治理论强调地缘政治话语与书写的做法，批判已有理论的西方中心和国家中心视角，侧重追寻地缘政治理论“知识—权力”脉络，为理解日益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提供了新的认知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遵循共同体逻辑而非无政府逻辑，强调无论国家强弱、民族大小，全人类应视为一个整体，呼吸与共，命运相连，坚持相互尊重、平等

① 丁云宝：《“一带一路”视域下的新地缘经济观》，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② 任晓、门洪华、刘雪莲、王义桅、何洪武、谭再文：《国际共生理论的理论贡献、现实回应和未来展望》，载《国际观察》2023年第6期。

③ Gearóid Ó Tuathail, *Critical Geo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Global Space*,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 1-2.

相待、开放包容、互学互鉴^①。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首次向世界传达了中方对于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判断，即“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弘扬和平、发展和公正等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力图通过这一中国方案，推动人类正义事业的发展，促进世界大同这一远期目标的实现^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强调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分享、合作、共赢、包容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核。它强调多样化社会制度总体和平并存，其理论原则是新型义利观，其建构方式是结伴而不结盟，其实践归宿是增进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④。

共生理论在已有国际关系解释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综合，通过吸取各家之长形成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或解释^⑤。传统地缘政治理论都只抓住了地缘竞争中的某一重要方面或维度。例如，进攻性地缘政治理论关注国家间在地理空间内持久的冲突倾向，围绕冲突和竞争这两个主题展开，为国家在陆地、海洋、天空、太空等领域的地缘冲突现象提供了简单有力的解释。竞合性地缘政治理论比进攻性地缘政治理论更加关注地缘竞争中的合作现象，认为地缘冲突和合作并存，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进攻性地缘政治理论的解释视角。共生性地缘政治理论则以共生观念来统合地缘政治学的基本主题——冲突、竞争和合作，有望实现地缘政治学的综合与升级。

二 地缘政治理论历史演进的动因探析

时间是任何理论都必须考虑的维度，国际关系理论从时间维度来看存在两种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68~470页。

^② 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与力量》，载《人民政协报》2021年11月23日。

^③ 叶麒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理念》，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2月1日。

^④ 李爱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本质、基本内涵与中国特色》，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2期。

^⑤ 卢凌宇：《共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浅析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基础本体论》，载《思想战线》2023年第2期。

基本分类：循环与进化^①。围绕循环与进化之间的分野，社会科学形成了不同的基础范式^②。本文在“科学实在主义”的基础上理性看待地缘政治理论演化，存在两个前提假定：第一，地理环境是存在的真实客观的物质和观念世界，独立于个体的观察和思考之外；第二，机制是本体论最深的层次，世界由“机制”构成，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都应该探究生成性因果机制。

技术的发展被看作人类克服地理环境强制力的重要表现，通信和运输手段的革命、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最新式武器的出现，急剧改变了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人们对地理环境作用的认识^③。目前探讨地缘政治变化的文献集中在对客观地理环境的研究，认为技术的进步导致人类拓展自然环境的边界不断扩大，从而导致陆权论、海权论、空权论、网权论等不同地缘政治理论流派的出现。上述讨论将地缘政治局限在本文讨论的进攻性地缘政治理论，将地缘政治等同于现实主义权力政治，会大大降低地缘政治理论的解释力。

本文认为地理环境应该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不仅仅是传统地缘政治理论范畴讨论的距离、空间与位置等客观地理环境，还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人造复合环境以及网络虚拟环境。其次，地理环境作为地缘博弈的舞台，国家作为参与地缘博弈的主体，国家主导生产关系的变化会导致国家地缘竞争的目标差异，从而影响国家的地缘战略。本文将地理环境特征和主导生产关系作为自变量，武力有效性为干预变量，认为三者共同导致了国家地缘竞争方式的变化，使得地缘政治理论呈现出冲突性地缘政治理论、竞合性地缘政治理论、共生性地缘政治理论等不同的流派（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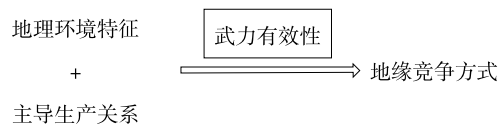


图 1 地缘政治演化动因

① 秦亚青：《循环与进化：国际关系理论的思维取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 1 期。

② 唐世平：《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载《国际社会科学》2001 年第 1 期。

③ 刘鸣主编：《中国周边地缘环境新趋势：理论分析与战略应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1 ~ 12 页。

地理环境特征决定武力有效性强弱，影响地缘竞争的冲突程度。国家参与地缘竞争首先需要选定地缘竞争舞台，舞台特征决定了国家参与竞争的主要手段。国家地缘竞争的舞台经历了从客观地理环境到复合地理环境再到网络虚拟环境的转变。客观地理环境指先于人类社会存在的客观性现实地理环境，人类对客观环境的探索经历了从陆地、海洋、天空到太空的变化；复合地理环境指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依托客观地理环境塑造的新型环境，包括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了地缘空间的重构，世界市场的发展打破了各民族国家之间相互封锁和相互孤立的状态，推动了世界政治的去领土化和再领土化^①；虚拟空间的典型代表是网络空间，网络空间涉及物理域、信息域、认知域和社会域，包括承载于网络之上的政治博弈、经济运行、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②（见表1）。

表1 地理环境特征

	类型	空间特征	武力有效性	地缘冲突程度
客观地理环境	陆地、海洋、天空、太空	有限性	强	强
复合地理环境	经济、社会	发展性	中	中
虚拟环境	网络	无限性	弱	弱

客观地理环境的可占领性和零和博弈意味着战争手段有效，导致地缘竞争的冲突程度较高。战争手段能够迅速占领并控制客观地理环境，陆地、海洋和天空其本身属于有限空间，这种地理空间的有限性与国家向外发展的需求构成了地缘竞争的根本矛盾，各个国家在客观地理环境中的竞争多为零和博弈。客观地理环境空间的变化决定着地缘政治理论关注的重点转移，地缘政治理论经历了陆权论、海权论、空权论等理论的演变，这些理论都可以归为冲突性地缘政治理论。复合地理环境改变了地理空间的有限性和武力的有效性，复合地理环境依赖客观地理环境上的人类活动，武力直接占领的难度较高，因此在复合地理环境中通过战争手段侵占领土的效用降低，进而减弱了地缘竞争的冲突程度。除此之外，复合地理环境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扩大，国家的发展不再高度依赖土地这样的有限空间资源，国家之间通过经济交流相互依赖程度加

① 戴长征：《地缘政治的理论重塑和思维转换》，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10月25日。

② 吴世忠：《网络时代地缘政治的新特征》，载《中国信息安全》2013年第8期。

深,使得国家在复合地理环境中多为“非零和博弈”,地缘合作成为国家参与地缘博弈的重要方面。网络等虚拟空间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地理空间有限性前提,突破了传统地理空间的限制,模糊了国家间地理边界,网络地缘竞争将重新构造人类的虚拟生存空间,改变未来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方向。

国家内部主导生产关系决定其财富获取手段,影响地缘竞争目标和方式偏好。生产关系是人们在自已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人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①。主导生产关系指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即国家通过何种手段获取财富、增长国家实力。主导生产关系可以分为资源主导型、贸易—资本主导型和信息主导型三类。1815 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才真正构建起自由贸易的制度霸权,在此之前国家的主导生产关系为资源主导,包括农业国家和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家主要依靠政权的强制力量,利用战争手段在国外进行殖民掠夺积累原始资本^②。这一时期地缘竞争的目标是领土和资源,地缘竞争方式以战争为主。贸易主导型模式发生在 19 世纪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广阔的市场和稳定的运输通道,地缘竞争的重点是关键地带和运输节点,地缘竞争方式以战争为主、制度为辅。资本主导型模式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21 世纪,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资本起着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战争对社会资本运行的有效性大大降低,制度规范成为地缘竞争的主要方式。信息主导型模式是未来经济发展趋势,21 世纪以后人类从工业社会进入一个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即信息经济社会,也可称之为“后工业社会”^③,信息积累和分配成为经济发展主要内容,国家之间共生特征明显,信息规范的设定成为网络空间竞争的主要方式(见表 2)。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2 页。

^② 顾海良:《关于“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问题》,载《教学与研究》2001 年第 6 期。

^③ [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梅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10 页。

表 2 主导生产关系

类型	财富获取手段	地缘竞争目标	方式偏好
资源主导型 (19 世纪以前)	农业、原始工业	掠夺资源	战争
贸易—资本主导型 (19 世纪到冷战结束)	自由资本主义 国家垄断资本	广阔市场 运输通道	战争、制度
信息主导型 (21 世纪后)	信息创造和分配	数据、节点	规则、规范

主导生产关系决定地缘竞争目标，地理环境特征决定国家采用何种手段实现目标。客观地理环境的可占领性和博弈的零和性意味着战争手段的效用较高，因此进攻性地缘政治理论成为国家地缘战略的主流，其中的地缘冲突根源有两个方面：第一，由于当时科技手段的限制，远程武器出现以前客观地理环境对于国家安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其中最典型的是“远交近攻”战略，邻近的国家会被天然地认为是对自身安全的威胁，如果一国感到自己受到邻国的威胁，那么它会根据“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原则行事。第二，地理空间的有限性与国家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贯穿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无论是早期对邻近位置国家的担心，还是后期向外扩展争夺世界霸权，这种对有限的客观地理位置的争夺是一种“你得即我失”的零和博弈，导致地缘冲突难以避免。

19 世纪初到冷战结束以前国家的主导生产关系为贸易—资本主导，资本主义进入商品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地缘竞争的舞台从客观地理环境拓展到经济、社会等复合地理环境。复合地理环境的难征服性和相互依赖特征导致战争手段有效性降低，地缘竞争的冲突程度降低。此时国家地缘博弈方式包括地缘竞争和地缘合作两种，在客观地理环境中仍然以地缘竞争甚至地缘冲突为主，在经济和社会等复合地理环境中更加重视地缘合作。例如，科技、交通、武器等方面的发展导致铁路、海洋和天空的重要性大大提升，在战争有效的前提下，国家对陆地、海洋、天空中的交通节点的争夺为进攻性地缘政治理论的盛行创造了条件，代表性理论包括海权论、心脏地带说、边缘地带说和天权论。地缘合作与进攻性地缘政治理论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武力有效性的减弱，即无法大规模使用武力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占领，经济利益在国家战略中地位上升，地

缘政治的对抗、冲突逻辑正逐步让位于地缘经济的竞争逻辑^①。21 世纪以后人类从工业社会进入一个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即信息经济社会，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地缘政治空间有限性的前提，信息积累和分配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国家之间的共生特征愈益明显。网络地缘政治理论的核心是“网络权”，强调网络空间作为一个独立的空间体系而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新领域。网络既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又像一条无形的引线，把以往四大空间领域联结起来，构成多维之间互动互补的动态构造^②。这个新的网络空间看似是非物质的、虚拟的，但是又在物质世界中无所不在，这种虚拟空间的无限性为地缘政治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新的方向。

客观地理环境、复合地理环境和网络虚拟环境的关系是层层递进的，客观地理环境是复合地理环境的安全基础，复合地理环境是虚拟环境的物质保障。地缘政治理论在客观地理环境、复合地理环境和虚拟环境的表现形式不同。客观地理环境中地缘竞争多为零和博弈，进攻性地缘政治理论占据主导地位，复合地理环境博弈中竞争性地缘政治理论和合作性地缘政治理论并重，虚拟环境地缘中，共生性地缘政治理论将成为未来地缘政治理论的主流发展方向（见表 3）。

表 3 地缘政治理论类型分布

	客观地理环境 (武力有效)	复合地理环境 (武力效用降低)	虚拟环境 (常规武力无效)
资源主导型	进攻性地缘政治理论 (主流)	竞合性地缘政治理论	无
贸易—资本主导型	进攻性地缘政治理论	竞合性地缘政治理论 (主流)	无
信息主导型	进攻性地缘政治理论	竞合性地缘政治理论	共生性地缘政治理论 (主流)

① 陆大道、杜德斌：《关于加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研究的思考》，载《地理学报》2013 年第 6 期。

② 张妍：《信息时代的地缘政治与“科技权”》，载《现代国际关系》2001 年第 7 期。

三 网络空间的地缘政治博弈

相比于二战后乃至冷战后初期，当今的地缘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人们急需一种全新的理解地缘政治的方式^①。国家地缘战略的意图或目标伴随着时代变迁，发生着内核主旨的变化，从军事地缘政治时代“夺取和占据重要地理资产”到经济地缘政治时代“保障全球经济利益权”再到科技地缘政治时代的“争夺未来主导权”^②。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空间逐渐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新舞台。网络空间具备三个特征：第一，地理空间的无限性。网络将空间的尺度无限缩小，这种网络空间的无限性为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传统地缘政治研究的基础是牛顿时空体系，空间和地形是其基本研究对象，为克服空间与地形制约而耗费的时间和财力成本是国家最主要的考虑因素，“远交近攻”和“蛙跳战术”，以及空权论、海权论等战略战术都是在这个框架下产生的。第二，虚实结合。网络空间涉及物理域、信息域、认知域和社会域，既包括构成网络空间的组件，也包括承载于网络之上的政治博弈、经济运行、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虚实结合中的现实部分是网络空间地缘属性的来源，互联网活动镶嵌在一系列物质基础架构、逻辑秩序以及法律制度中^③。第三，财富获取方式的巨大变化。网络空间留有大量人类的痕迹信息，国家拥有网络空间数据的规模、活性及解释和运用将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网络空间在内的诸多数据的占有和控制成为国家的核心资产，数据成为获取网络空间地缘利益的基础^④。网络信息社会中，知识成为中心资源，互联网空间中的财富来源于数据，数据是增长型财富，即数据会越用越多，而传统的财富来源比如土地和自然资源则是消耗型财富，即越用越少。

① [美] 戴长征：《地缘政治的理论重塑和思维转换》。

② 段德忠、杜德斌：《科技地缘政治：从现实到理论——关于地理学加强科技地缘政治研究的思考》，载《地理科学》2023年第1期。

③ Ron Deibert, “The Geopolitics of Cyberspace After Snowden”, *Current History*, January 2015, p. 10.

④ 吴世忠：《关注大数据带来的发展机遇和安全挑战》，载《中国信息安全》2012年第11期。

网络空间内同样存在地缘冲突，网络空间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网络主权与虚拟空间开放性的矛盾，主要包括传统主权的可控领域和网络空间二者的不重合性，以及主权国家对网络空间实施权力的意愿与虚拟空间的开放性之间的矛盾。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杰伊·约翰逊（Jay Johnson）上将提出网络中心战理论，美国海军军事学院院长阿瑟·塞布罗斯基发表的《网络中心战：起源与未来》成为网络中心战理论的奠基之作^①。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各国越来越重视网络空间问题，包括网络空间的范围、国家在网络空间中的主权、个人在网络空间的权利等。安东尼·史密斯强调各个国家对信息流动的控制之于主权以及世界稳定的重要性，称之为“网络控制的地缘政治”^②。“后现代地缘政治”认为全球化、信息化以及风险社会的出现使得传统地缘政治向后现代地缘政治转变，同样强调物理世界到虚拟世界的转变^③。

网络空间具有无政府主义状态的基本特性。作为一个全球开放互联的体系，网络空间不存在清晰的国家边界，单个政府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管理。目前网络治理的国际机制也尚未完善，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网络空间中国家之间必然存在竞争关系^④。这种竞争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针对网络空间无政府状态的治理权之争，二是针对这一电子公域的网络战略优势竞争，包括网络技术优势的夺取、网络军备竞赛和网络话语权竞争等。网络已经成为输出软实力、塑造良好国家形象、建立公众互信、协调外交资源、促进国家利益、达到国家战略目标的主要手段。国家可以通过引领信息技术，控制更多信息空间，服务国家发展和利益。信息技术是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有助于扩大地缘政治博弈的张力；信息空间则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舞台，有助于加大地缘政治博弈的疆界。信息传播凭借其穿透力、连接力和控制力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地缘政治博弈态势^⑤。

① [美] 阿瑟·塞布罗斯基：《网络中心战的起源和未来》，任元林译，载《情报指挥控制系统与仿真技术》1999 年第 1 期。

② Anthony Smith, *The Geopolitics of Information: How Western Culture Dominates the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③ Gearoid O Tuathail, “The Postmodern Geopolitical Condition: States, Statecraft, and Security at the Millennium”,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90, No. 1, 2000, p. 167.

④ 蔡翠红：《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竞争、冲突与合作》，载《美国研究》2012 年第 3 期。

⑤ 靳旭鹏、龙小农：《信息地缘政治博弈的特征及本质》。

除了冲突与竞争，网络空间中中国还存在合作关系。这种合作首先源于网络空间的全球性。互联网从其被设计的使命看，就是为了连接更多的网络，连接更多的网络主体，其本质上就是开放的。网络通过连接，实现信息的自由流通和有效传递，其最终目的是实现资源共享^①。任何一个国家，接入网络空间就可以在网络空间中实现信息的自由获取或者交换，其面对的是整个繁荣的网络空间，同时自身也会成为网络空间繁荣的一部分，这为国家在网络空间发展和深化合作提供了机会。因此，无论是从网络空间的特性看，还是从国家发展角度来看，国家在网络空间的协调与合作都成为可能甚至必需。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概念是中国智慧在网络空间问题上的体现，其核心观点是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的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2014年11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首次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指出“互联网真正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②。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明确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论，强调推动网络空间治理的“四项原则”以及“五点主张”^③。关于网络空间共同治理的问题，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论强调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和成果共同分享四个建构路径。网络主权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平等尊重是网络空间共同体建构的基础。网络空间的繁荣取决于各国的普遍参与，而各国的普遍参与，其根基在于各国的平等尊重。每个国家都有权利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来管理自己国家所涉及的网络空间^④。

结 语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思维也需要相应的变化。联合性地缘

① 朱静：《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网络空间治理规则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2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4页。

② 《习近平主席向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贺词》，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20日。

③ 《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7日。

④ 刘建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与未来》，载《学习时报》2018年6月11日。

政治观要求现代国家在网络时代进行地缘政治博弈时需要考虑不同地缘政治理论在客观地理环境、复合地理环境和虚拟环境中的适用性^①。国家应在不同地理环境采取针对性地缘竞争战略，即在客观地理环境内有所作为，在复合地理环境内积极有为，在虚拟环境内奋发有为。

客观地理环境中有所作为是指国家要合理追求本国的安全边界范围。客观地理环境的博弈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地缘竞争“内卷化”十分严重，各方竞争激烈但能用的策略基本使用完毕，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要求国家进行相应的军事建设和军备竞争，必然导致地缘冲突，这方面中国超越其他国家的创新空间十分有限；二是失败的不可预知性，大国在地缘政治竞争上的失败案例众多，美国和苏联分别在越南、朝鲜、伊拉克、阿富汗遭遇失败，这种失败都出乎大国意料，大国向外进行的地缘扩张到某一点就会出现力量断裂，但其边界目前国家还无法准确预测。因此中国没有必要与其他国家进行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只需要合理追求本国安全边界的地理范围，谨慎进入本国之外的地理空间，同时在观念层面要避免进攻性地缘政治思想的过度泛滥，避免出现过多“泛安全化”议题。

复合地理空间内要积极有为，促进本地区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积极参与其他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通权论”强调世界互联互通，以期实现国家、地区间地缘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世界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在不断交往中实现交融和发展，即“交而遂通”^②。经济一体化或相互依赖的扩展要比传统地缘冲突面临的地区制衡压力更小，中国正在用“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世界范围内的再地区化进程，主动建立地区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倡议以合作共赢的新思路修正了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零和博弈的旧思维，以国家间合作主义修正了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的国家中心主义，以共赢至上修正了权力至上法则，打破了大国主导模式，强调各个国家的平等参与、共同获益。

在虚拟环境空间内要奋发有为，把握网络地缘环境的新特点，抢占未来地理空间的发展先机。第一，发展前沿网络技术，加强网络空间的防御能力和威慑能力。长期以来，地缘政治博弈一直遵循“掌握最前沿科技 + 控制关键地区或区域 = 地缘政治主导权”的公式，中国需要前沿科技的强劲动力，也需要获取区域控制力的优势。网络安全技术的进步也使培育防御能力为主的拒止威慑成为各国网络

^① 张薇薇：《对冲突性地缘政治观的分析与反思》。

^② 李振福、邓昭：《“通权论”：新型地缘政治理论体系》，载《学术探索》2021 年第 12 期。

策略的优先选项。网络空间防御和威慑能力的建设需要加强网络空间立法，推动网络安全技术创新，培养网络科技专业人才，建立突发事件快速反应机制^①。第二，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维护数据安全，保证数据流通。门户网站、虚拟社区、网络枢纽、数据中心、关键节点和核心技术等成为网络空间战略要地^②，网络空间大数据蕴含着许多社会、政治、文化甚至国防信息，对于大数据的争夺可以发现战略优先信息，服务于地缘政治目标^③。第三，参与制定网络空间法规制度，加强网络空间软实力，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虚拟空间环境是新领域，缺乏严密的规则和制度。技术、标准、数据是掌握网络空间内权力的关键，掌控互联网通讯标准、链接标准、域名解析标准等各项标准的制定权，是提升网络软实力的关键。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概念是中国智慧在网络空间问题上的体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倡导尊重主权、平等互利，杜绝单边主义与霸权主义，杜绝将网络空间视为实体战场的延伸，强调维护网络空间的共同安全，推动建立网络空间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

(责任编辑：聂侯诚)

① 蔡翠红：《网络地缘政治：中美关系分析的新视角》，载《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1期。

② 吴世忠：《网络时代地缘政治的新特征》。

③ 蔡翠红：《国际关系中的大数据变革及其挑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5期。